

黄腊河的乡愁

代明国



黄腊河龙舟下水仪式

我的家乡位于贵州铜仁万山大坪乡的一个小山村,名叫黄腊寨,门口有条小河叫黄腊河,黄腊河的河水源自黄腊洞,出水口由洞中从半岩壁上形成瀑布倾泻下来,形成了黄腊河。河两边有几个寨子,都是代姓家族,大大小小共有八九百人,当时十余岁大小的娃娃们不下几十人。小河从寨子中间蜿蜒穿过,河中间有一座宽长而结实的木桥,连接着两岸家族的血脉和往来。我的童年便是和这些娃娃们泡在黄腊河水里长大的。这条蜿蜒穿过家乡的小河,如同一条银亮的带子,系在黄腊寨这个小山村的腰间,也系着我半生的乡愁。

我记忆里的黄腊河非常热闹。夏季的河水被太阳晒得温软,成了我们这群野孩子的乐园。我们那些被家长忘了的淘气鬼几乎是整天泡在河里翻螃蟹、用簸箕捞虾米、摸鱼、炸鱼、打水仗戏水,还时不时从桥上跳下潜水等等。经常是男娃女娃混作一团,光溜溜地扎进水里,一玩就是一整天。我们比赛游泳看谁游得最快,谁打的“水漂”在水面转的水花圈最多,仿佛把整个夏季闹翻了天。

记得有次和我一个同龄人打水仗,他家住在河对面叫洞湾的寨子里,他的名字叫做生保,我们各自都是寨子里同龄人打水仗的高手,一个午后在河里戏水,两人狭路相逢,一个不服一个,玩起了打水仗,旁边几十个弟弟妹妹在不停地为我们加油。我性格倔强,从不服输,我们战斗了近一个小时,对方眼圈发红,脸上青筋暴出,身体虚脱,终于坚持不住,重心失衡,突然摔倒在河里败下阵来。我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从此弟弟妹妹们便以我为傲,我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大哥和打水仗高手。

最难忘是有次捉鱼。我们几个小伙伴先用石头丢在河里把鱼赶进洞穴,然后再用河里生长的水草把洞穴堵住,不让鱼跑出来,再用手伸进洞穴摸鱼。摸着,摸着,突然感到手指触到滑腻之物以为是条大鱼,便用手指捏住鱼头,使劲用力把鱼往外扯出来,可拉出一看,原来是一条两斤多重的水蛇,吓得我魂飞魄散,却病了几日。母亲见我生病不能退烧,便给我去烧蛋,烧蛋结果蛋清凝固成弯曲长条,鸡蛋上凹陷了一个洞,烧蛋的师傅说这是蛇神在洞穴里静养,你家小孩惊扰了蛇神水鬼,母亲为此便为我向蛇神水鬼烧了好多香纸,奇迹般的好了。如今想来,那袅袅纸烟里飘散的,何尝不是农耕时代人对自然最原始的敬畏。

炸鱼的经历给我带来了许多欢乐,有些场景更是心惊肉跳。那个年代家里比较穷,很少能吃上肉,只有靠在河里捉鱼捞虾和翻螃蟹改善生活。记得有次我一个人在河岸边放牛,我把牛放在稻田上面的桐籽林里吃青草,自己则下河去寻找美食。待我游走在河里一个四周是大石头围成的小潭边时,看见鱼儿成群结队的正在欢快戏水,大约有十多斤大小不一的鱼。我心中一阵狂喜,立即返回家中,用雷管和炸药做成手雷,飞快地跑回河里,然后把手雷点燃丢在鱼潭中引爆,只听得“轰隆”一声响,瞬间河面上便飘浮起大约二二三两条白压压的鱼来。老家炸鱼就像撵野山羊一样隔三撵羊见者有份,只要听见炸鱼声,就会跑来捞鱼。我便以最快的速度把漂浮在河面上的鱼尽量捞完,再潜入水下不停地捞着被炸晕了的鱼。我左手抓两条,右手抓两条,嘴里咬几条,不到几分钟,我就捞了六七斤鱼,待村里人跑到时,河里被炸翻的鱼已所剩不多了,我便让他们捞,自己则用青藤把鱼一条条的串上,很知足的回家了。这天,我们一家人久逢旱雨吃上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和美食,父母亲夸我是捉鱼能手,我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还有一次,那是我11岁那年,在一个夏天,我正在家里吃着午饭,忽闻一声炮响,我扔下碗筷飞奔至河滩,脱光衣服一个猛子跳进河里,却不知水下藏着被岁月磨平的巨石,肚皮重重磕在石面上,疼得我眼冒金花。若那石头带半分棱角,怕是真要开肠破肚了。即便如此,我在肚皮上揉了一会,仍撑着痛楚在混浊的水里摸索被震晕的鱼。如今腹上淡痕犹在,却再寻不见那般奋不顾身的莽撞与激情。

上个月因有事我回老家去了一趟,我叫了村里几个人陪着我沿着河岸又走了一遍,却只剩怅然。黄腊河上游因修水电站把河水拦断,导致上游河流干涸,小河成了断头水。再因黄腊洞旅游景区开发建设的铁爪撕开了河床的绿衣,可由于资金断链导致现在工程一直停工,把河流及两岸的田地践踏得像裸露的黄土和结痂的伤疤。河水依旧流淌着,那丰收时节梯田里金灿灿的稻谷和麦穗,那两岸倒垂映在河里的杨柳和芦苇再也不见了。那些炸鱼捉鱼的美好时光,那些漂石击水的竞赛,那些浮沉在碧波里游泳戏水的欢叫声,那些翻螃蟹捉虾的童趣,都随河底的沙石一同被掏空而尽,留下的是光秃秃的河床和田地里铺满钢筋混泥土的满目创伤。

而今漫步在河岸上,只有河风依旧吹着,带着山野的气息拂面而过。我忽然明白,逝去的不仅是条河流,更是一种与自然肌肤相亲的生存方式。黄腊河终成了记忆里的童年,封存着再也回不去的往事,却成了我一生忘不了的乡愁。

蟹改善生活,记得有次我一个人在河岸边放牛,我把牛放在稻田上面的桐籽林里吃青草,自己则下河去寻找美食。待我游走在河里一个四周是大石头围成的小潭边时,看见鱼儿成群结队的正在欢快戏水,大约有十多斤大小不一的鱼。我心中一阵狂喜,立即返回家中,用雷管和炸药做成手雷,飞快地跑回河里,然后把手雷点燃丢在鱼潭中引爆,只听得“轰隆”一声响,瞬间河面上便飘浮起大约二二三两条白压压的鱼来。老家炸鱼就像撵野山羊一样隔三撵羊见者有份,只要听见炸鱼声,就会跑来捞鱼。我便以最快的速度把漂浮在河面上的鱼尽量捞完,再潜入水下不停地捞着被炸晕了的鱼。我左手抓两条,右手抓两条,嘴里咬几条,不到几分钟,我就捞了六七斤鱼,待村里人跑到时,河里被炸翻的鱼已所剩不多了,我便让他们捞,自己则用青藤把鱼一条条的串上,很知足的回家了。这天,我们一家人久逢旱雨吃上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和美食,父母亲夸我是捉鱼能手,我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还有一次,那是我11岁那年,在一个夏天,我正在家里吃着午饭,忽闻一声炮响,我扔下碗筷飞奔至河滩,脱光衣服一个猛子跳进河里,却不知水下藏着被岁月磨平的巨石,肚皮重重磕在石面上,疼得我眼冒金花。若那石头带半分棱角,怕是真要开肠破肚了。即便如此,我在肚皮上揉了一会,仍撑着痛楚在混浊的水里摸索被震晕的鱼。如今腹上淡痕犹在,却再寻不见那般奋不顾身的莽撞与激情。

上个月因有事我回老家去了一趟,我叫了村里几个人陪着我沿着河岸又走了一遍,却只剩怅然。黄腊河上游因修水电站把河水拦断,导致上游河流干涸,小河成了断头水。再因黄腊洞旅游景区开发建设的铁爪撕开了河床的绿衣,可由于资金断链导致现在工程一直停工,把河流及两岸的田地践踏得像裸露的黄土和结痂的伤疤。河水依旧流淌着,那丰收时节梯田里金灿灿的稻谷和麦穗,那两岸倒垂映在河里的杨柳和芦苇再也不见了。那些炸鱼捉鱼的美好时光,那些漂石击水的竞赛,那些浮沉在碧波里游泳戏水的欢叫声,那些翻螃蟹捉虾的童趣,都随河底的沙石一同被掏空而尽,留下的是光秃秃的河床和田地里铺满钢筋混泥土的满目创伤。

而今漫步在河岸上,只有河风依旧吹着,带着山野的气息拂面而过。我忽然明白,逝去的不仅是条河流,更是一种与自然肌肤相亲的生存方式。黄腊河终成了记忆里的童年,封存着再也回不去的往事,却成了我一生忘不了的乡愁。

是奶黄、米黄、明黄,传统江口米豆腐不与众米豆腐同流,基本已与黄划清界线,更与古铜的色系亲近些,像饱饮过阳光而成的健康肤色;三特在辣椒。应该有秘方的,模仿者众,往往东施效颦。其辣度刚好卡在辣与不辣的黄金分割点,左右逢源。

江口米豆腐最宜切三刀。横着切三刀,竖着切三刀。手熟的,六刀过后,条块均匀,藕断丝连,放回碗碟里,仍是一个稳妥妥、厚实实、绵韧韧的半圆体。辣椒淋盖其顶,沿切缝渗透。可谓简约而不简单。

最难忘却江口米豆腐的三次见面。第一次,与家人拟登梵净山未遂,返程时去江口县城寻正宗米豆腐,穿街过巷终在一处巷子里寻到一家,大概期望值太高的缘故,真正吃时第一反应是“不过如此”,第二反应是“浪得虚名”,第三反应是“价格确实不贵”。

第二次,是一年的夏天,江口的朋友买来米豆腐送我们,因第一印象不过尔尔,没什么情绪波动,礼貌性地尝了一小口,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真可谓再遇钟情,直接怀疑此前去了趟假的江口,吃了次假的江口米豆腐。

第三次,便是起心动念写这篇文章之前,在想像中吃的江口米豆腐:天空洁净,巷子清幽,鸢尾花开,店主面善,米豆腐在青花瓷碟里安静地迎接着,天气不冷不热,风不急不缓,油盐酱醋不咸不淡,心里不慌不忙,一切都刚刚好。没有动口,只是动眼,眼前的米豆腐像一道运算完毕后的减法式,用结果告诉你,不必锦衣玉食才是成功,不必满汉全席才是盛情,与欢喜之人,在欢喜之地,吃欢喜之食,便可拥抱幸福的公约数。

武松当年过景阳冈,饭前吃酒,店老板劝他“三碗不过岗”。老板担心他醉后送命,万没想到是武松送了虎的命。三个江口米豆腐可以抵一碗饭,不用考虑不过岗的事,整起来吧。



江口米豆腐与数字三

句芒云露

铜仁有十个区县,各具性情禀赋。江口、玉屏两县体量小些,但地理位置受宠爱程度,可是让其他区县“恨”得牙痒痒。单说江口城,偏安梵净山一隅,总人口不足30万,无疑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富贵:人家靠山吃山,她家伙,了不得,靠的是灵山——大名鼎鼎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

但也奇怪,江口本地人似乎很少将梵净山的“虎皮”拉来作自己的“大旗”,扬名立万的反倒是米豆腐、牛干巴、剑走偏锋,自辟蹊径,久久为功,终成大业。

这大业,可以用如今已经深刻打入其他区县街巷内部的江口米豆腐之招牌作证(铜仁城外没有考察过),俨然已成地理标识。哪怕明明是本地仿品,老板也要假冒伪劣一下,贴出江口米豆腐的标签,顾客呢,一般也不会深究,看着像、吃着对味就行。



传统江口米豆腐有三特。一特在形,其状如耙,是稳妥妥、厚实实、绵韧韧的半圆体,于是量词不是“块”而是“个”;二特在色,一股米豆腐

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建于1709年,占地面积86.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0多万平方米,有闻思学院、时轮学院、医学院、喜金刚学院和续部(上下)学院。鼎盛时期,僧侣达4000多人。为尊崇一世嘉木样·阿旺宗哲大师,在寺名前冠以“拉章”(藏语意为活佛大师的府邸或僧人的官殿),称“拉章扎西旗”,久之“拉章”转音为“拉卜楞”,于是“拉卜楞”就成了寺名和地名。

拉卜楞寺,背靠龙山面向大夏河。根据宗教性能力的强弱,不同功能区分布在不同高度的地方。地势较低的地方代表宗教性较弱的“现世”世界,即普遍僧侣的日常生活区域。地势较高的地方代表宗教性较强的“彼岸”神圣世界,即为供奉神佛、诵经学习的殿堂以及寺主嘉木样活佛的寝宫。

进入寺院,首先经过转经长廊,这里是世界上最长的转经长廊,周长约3公里,由2000多个转经筒组成。藏传佛教认为每转动一次转经筒等同于念诵经文一遍,信徒通过转经积累功德,祈求来世福报。想起仓央嘉措的诗:“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心存感念,心有所愿,福有所报。

转经长廊前方是一大片普通僧舍,没有彩绘装饰,是土色平房。到达寺院中部的广场,可以看见闻思学院的大经堂为中心,其他殿堂以半月形形成群星捧月之势的建筑群。这些建筑的色彩使用有严苛的要求,主要建筑使用红、黄、深棕三色,其他建筑根据各活佛等级高低使用特定的色彩。建筑有藏式、汉式、藏汉结合式建筑风格,无论是外部形状、色彩还是内部装饰都具有强烈的对比度,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有人说,能造成强烈视觉冲击的事物说明它是灵魂,我赞同这种说法。

拉卜楞寺就是一座宝库。这些殿堂和佛像使用大量的黄金粉饰,镶嵌着各种珍贵的宝石,并且内部珍藏大量的珍贵文物,让人震撼。

拉卜楞寺和其他寺院不同,它不但具有宗教功能,还具有政治、经济、教育功能。所以,认真参观和了解拉卜楞寺定会让我们收获不少。

甘加秘境

从夏河县县城北行约30公里到达甘加秘境。

探索甘加秘境,首先进入八角古城。八角古城因其八个城角而得名,藏文史称之为“雍仲卡尔”,即“万字城”的意思。据《白石县县志》记载:“公元前81年,汉昭帝下诏白石县,‘白石县’即今天的八角古城。又一说八角古城建于西夏,还有人说是建于喇嘛王朝,真是莫衷一是。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曾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汉唐时期,甘加地区就是汉藏交通的要道,八角古城就处在交通要道上。古城城墙呈八角,加上外面有二十



大江南北

甘南五日

7月22日

唐红云

拉卜楞寺

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伸向秘境深处。几分钟光景,车子拐过弯,我们便看见了白石崖前半壁山上的白石崖寺。从美学的角度而言,白石崖寺更适合远观。蓝天白云下,白石崖犹如一条卧龙横卧在天边,沿东西方向绵延15公里。白石崖并非白色而是浅灰色,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它忠诚地守护着面前的白石崖寺和甘加草原,而白石崖寺和甘加草原在它的守护下是那么的安详。如果你是信徒,得前去白石崖寺朝拜,因为白石崖寺是藏传佛教中格鲁派的重要寺庙,管理权归属拉卜楞寺,寺主是藏区三位转世女活佛之一的贡日仓女活佛,寺里供奉着诸佛神明。

甘加秘境的深处,便是白石崖峡谷。峡谷卡在两匹白石崖之间,小河从峡谷间流出,河床上躺满了洪水冲刷下来的山石,显得粗犷又野性十足。崖壁上忽然开出一株野花,饶有趣味。因为峡谷尚未开发属自然状态,左冲右突进入峡谷约两百米,委实艰难,便折返。河谷西侧崖壁上有一溶洞,洞内有藏文天然字母,有莲花生大师修行遗迹以及其他宗教遗迹。在溶洞内还发现了16万年前丹尼索瓦人下颌骨化石。2019年5月2日,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和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学者领衔组成的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这一研究成果。这一成果引起广泛关注,它对研究人类的进化轨迹具有重要的意义。

回到峡谷口,让我们把注意力投向那只可爱的精灵——土拨鼠,它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甘加

我向来以为,山水之胜,非亲历不能道其万一。此番游漓江归来,竟有些恍惚,仿佛魂魄尚在碧波翠峰间游荡,未肯随我这凡躯回返尘世。

晨光熹微时,我已立在江畔。薄雾如纱,缠绕山腰,远山近水皆朦胧。江面平静,偶有微风掠过,便掀起细细的波纹,像是美人初醒,慵懒地舒展眉尖。岸边泊着几只竹筏,船工蹲在石阶上吸烟,青烟袅袅,融入晨雾中,竟分不清哪是烟,哪是雾了。

登筏离岸,竹篙一点,便滑入画中。漓江之水,清得令人讶异。水底卵石,纹路可辨;游鱼细虾,穿梭其间。我俯身掬水,清凉透骨,从指缝漏下,在江面激起小小涟漪,旋即平复如初。

两岸山峰奇崛,各具形态。有的如剑指苍穹,有的似美人梳妆,有的若骏马奔腾,有的像书生捧卷。船工一指点,这是“九马画山”,那是“黄布倒影”,每处皆有名目,每峰都有传说。我初时还认真记取,后来便只任目光漫游,不思名目,不问典故,但觉心神俱醉。最妙是山映水中,倒影清晰,水动山亦动,水静山亦静。天光云影共徘徊,教人分不清何为实景,何为倒影。竹筏行过,搅碎山影,但稍远些,水面复平,山形重聚,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

中途泊岸小憩,见三五村妇在江边浣衣。木杵击打石上,砰砰作响,传过水面,惊起白鹭一行,斜飞上天。近岸处有孩童赤身戏水,晒得黝黑发亮,见船来,也不怕生,反而挥手嬉笑。其中一个猛子扎入水中,良久方在远处冒头,手中竟举着一尾银鱼,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午后忽逢阵雨,雨点打在水面,激起无数涟漪,远近山水顿时迷蒙。船工取来蓑衣斗笠,我披戴上了,坐在筏上观雨。雨中的漓江另有一番韵味,山色空濛,水声淅沥,天地间仿佛只剩这雨、这山、这水、这人。雨来得急,去得也快,不过一刻钟功夫,云开日出,山峦被洗得愈发青翠,水面浮着淡淡水汽,阳光穿过云层,洒下金线万条。“彩虹!”船工突然指向后方。

我转身望去,一弯七色彩虹跨江而

漓江归来

李汉华

起,一端落在东山,一端隐入西山背后。虹霓淡淡,似有还无,如同仙人随手画就,不经意间点缀了这幅山水画卷。

暮色渐合时,江上泛起灯火。渔船归航,炊烟升起,山影渐黯,化作墨色剪影贴在天幕。有渔人唱起山歌,调子悠长,在山水间回荡,词句不真切,但那份苍凉悠远,直透人心。我坐在筏头,静听这天地之音,竟不觉痴了。

是夜宿在江边小寨。客栈简陋,但推窗即见江景。月光下的漓江与白日大不相同,银辉洒落,江面如镜,峰峦化作黛色,沉默矗立。远处偶尔闪过灯火,应是夜行的船只。

我躺在床上,听着隐约水声,竟不知是真实还是幻觉。

翌日清晨,我再到江边,欲重寻昨日所见,却发现景色虽同,心境已异。

初见的惊喜渐淡,而一种更深的眷恋油然而生。方才明白,漓江之美,非只在奇峰秀水,更在四时晨昏之变,阴晴雨雾之异。同一处山水,顷刻间便有万般变化,观之不足,味之不尽。

归期已至,我登车离去,频频回首。漓江渐远,最后只剩一抹青痕在天际。闭目凝神,那些山水便又在眼前活起来,清晰如昨。

回到居住的小城,每见窗外灰蒙天空,便想起漓江之清;每闻市井喧嚣,便忆起漓江之静。深夜伏案,恍惚间似又听到水声潺潺,见到峰影叠叠。

朋友问我漓江如何,我竟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语言文字,在真山真水面前,总是苍白。纵使写就千言万语,又怎能道尽那一片青翠、一江碧波?

漓江归来,我已非我。魂魄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那山水之间。



漓江